

聲

律

關

鍵

第五韻

教演詳請本題之意如難疑他意皆非正格

推演題意

天子學問至勤至美

夫天德之於人，至足者常若不足，勢之甚踈者實非可踈。道所寓以隨，有智豈容於
微足以補進修之末，而不得之意亦能裨講論之餘。我是以望章茅之
體，以勤如道，若可師聘，迨有莘之野講，如足就顧先諸葛之廬。

側身脩行

雖奧而穹，壞之无間，心術至微而神明之在前，求諸君德苟有毫釐
戒殆猶影響之然，矧垂災變之苟，至意者修為之，或愆故春，願欲隆

刑與天下畫一

或命或討，乃天所為，是必功之等也，付以司勳之掌法之平也，歸於廷尉之持錘
云二柄之我出，必使衆心之共知。

君子謀道不謀食

大抵悅以口者不若悅心之美樂於外者寧如樂內之真如資深居安默
契於至理雖曲肱飲水何歉於吾身並所以食母暇於日吳養且殊於小人
志若宣尼豈七日絕糧之愠樂於顏子甘一瓢陋巷之貧

聖主言問其臣

大抵治忽死形也或自一言之所召是非有理也恭以衆賢而可知苟朝令暮
任意以為決則君唱臣和造端之必虧惟此不以分嚴于上而弗與下接不以言
發乎已而或忘爾資有可問者吾寧已而命欲作於高宗必求諸說訓未敷
周武當訪于箕

孝宣務行寬大

傳字起

大抵振已弱之勢者嚴固貞於專尚恃一己之嚴者患患反生於所偏儻此心
深為之慮則其獎將有甚於前此所以意欲上稱恩期下宣寧聽其欺謾謂吾
見之不及毋過於攷察意其情之或然寬有可以相濟務敢忘於急先豈不見
五鳳詔頒禁政苛而勿失黃龍令下戒吏酷以為賢

七制復簡刑清

核句轉意

大抵治非成於始而成於善繼法不貴其盡而貴其有遺况惻怛之懷在累世以

惟一則煩擾之政豈於民而或施息肩以方爾繼以減卒約法則未幾從而定
皆臨以御以作之述之疏網息民始有寬仁之主平徭緩獄終開愷悌之資

封事謗水之遺

切謂夫晦已之過者豈如彰已之有過懼人之知者孰若祈人之盡知奈何古意浸
遠疑情日滋使縱言死忌而反慮於形迹寧抗辭弗露而獲陳其便宜宜見洪
博大固有間矣剴切勤孝庶猶見之宜爾鄭公兼著欲聞之語如何吳氏直形今
比之辭

周立九府圖法

大抵財雖君所有也非可獨擅法為民而立也當存大公使官府出納不分
職迭掌則財資本末殆有時而或窮今也并列衆職疇分庶工寓法意於彼
此相通之際均民財於盈虛不一之中

乘國如乘航

天下大物也輕用則必敗治本多變也難全而易虧儻養安養逸恬不知畏
是涉險冒危聽其所之必也前覆後戒左吾右支母令沉溺以不返抑使重輕之得
宜未得衆情當鑒宣公之猶水苟明經制何憂賈誼之亡維

刑賞忠厚之至

大抵天下之法固一定以不易聖人之心有若松而實公儻於法之疑不以權而相濟則此心之仁殆有時而或窮

舜歌南風天下治

大抵君民之分勢若萬里宇宙之內性均一天三尺絲桐也在我者既有感耳百年父母也為下者烏能愬然

復見天地之心

請言夫化工何有於顯晦氣序冥冥為之變遷方柔勝乎剛則此意隱矣及靜極而動則其機曉然况三微得子以始兆萬有非陽而不宣茲變化代興之意見生成不息之天

君子知稼穡之艱難

大抵論君民之勢則雖若有闕語上下之情則曾何異宜我處安佚苟念勞者之弗息我足肥甘苟思黎民之阻艱况農事不可緩也宜嗣王其監于菑曲風七月之詩力陳所致无逸一篇之義首及先知

廣夏論唐虞之際

大抵聖心恬淡則不惑於口好帝學高遠則每思於盛時况精一之傳此日親
操而揖遜之美于今可追伊欲參稽於治道是宜詳論於經惟可謂盛天庶幾及之

天子齋戒受諫

吾知夫欲盡理明者見利害以不惑神凝氣定者於聽從而凝令也疏瀹萬慮澄
清百為儆戒自无虞之日齋明如盛服之時凡有言者虛而受之所以詢彼八虞尚
想文王之肅肅咨于四岳益彰虞舜之變變

上聖垂仁義之統

吾知夫道足以高世則已大而物小善足以服人則上行而下隨今也廣克特係於
方寸丕冒可周於八維兆民信之也或資於經理四夷慕之也盡屬於羈縻靡死不
該也孰能外之得若高皇自彼結人心之日某如周武本於置天下之時

延英講天下事

接句轉意

故嘗謂事緒不一端有利與害君必死兩用不動則嬉况賢人正論易聞於門庭
而宦官女子每移於宮闈之私故我不以万乘至尊而軫生靈之念不以九重至
邃而惟田里之思事有不可緩者卿等其悉陳之

受計甘泉

接句轉意

大抵關國體之重者當以時上急民瘼之聞者豈容地拘雖逆釐之室非奏課之當受然愛民之意與故神而則俱故此侯國方來於會計朕心敢意於斯酒由所者從而受乎

體物

體物與神同管前則指而似而體物則暗體物中不可如管喻題對說

君以民為體

因知隔形骸者未先黨偏之累合人已者亦何物我之私况民風舒慘視上意之好惡與情上背亦國體之安危是必刑靡聞於刺骨思深至於淪肌均所愛也于時保之所以寧吾齊而天下肥論激明皇之語雖尔傷而朕躬痛詔形唐武之辭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大抵民生万類若器之別人主一身猶甄所為使鼓之舞之不自我出是亦者櫛者聽其自為今也風播於巽火重以離雖器質之良誰獨死是亦薰陶之教神而使之

漢網漏吞舟之魚

大抵詳於作法者至微而不覺寬以與民者雖大而遺念為漢淵敵嘗密於義日則救秦轍酒宜疏於此時所以綱目甚簡滌章靡滿辯士可烹也且弗思旬叙可鮮也寧或餌施察或至於過甚所何由而得其志明約法之初特稱其有傳述破麻之制因疑而為

納言喉舌之官

大抵團體之重視一體以相若王官之建即五官而可推闡即或墜身且告病志意未
孚君當致思是必遴選忠良之佐恪恭夙夜之司儻畢達其情死所蔽也則近取
諸身舉皆似之所以職謹聽宣聲舉容龍之典德死吐茹周歌命甫之詩

譬喻

對講

賞罰无私如天地

對起

大抵王者於人善惡付之公議化工於物生殺本乎自然賞慶刑威何有於我春
榮秋悴各安所天

大抵造物之理非有意於育物攬權之主初何心於用摧慘舒之運厥有常
數然陟之際亦其自然俾知愚賢否皆當於分如榮悴燥濕各安所天

文帝愛民如赤子

題字對起

大抵親之愛子也莫切於初生之始君之愛民也尤先於新集之餘保抱弗動
則易失所養撫摩不至則就安厥居故帝也憫此時之凋瘵盡吾意之勤梁思
所及者情何異於業使相安嬉戲有小兒之狀刑為頓死悲傷因少女之
書

聖人之道猶日中 題字對起

大抵日嚴中天斯顯照臨之正道至聖人始无偏陂之紕跡而未及者若方升之畧求於過高者如已具之時信理出於公斷莫能易猶象正于午不容少移可謂中矣晴非仰之若晝有經本虞帝惟精之執自朝以至見周文適正之為

善問如攻堅木 對起

蓋曰木有至堅而無不可攻之理學非易進而必有可盡之時順其脉理則節可得而解矣循其次序則道豈聞於遠而知此而問善哉所為

得賢如南山之有基 對起

豈不以山成於累土固以其在國立於兩間扶之者賢未有勢不壯而巨鎮安矣未有士不用而洪圖屹然

藏頭 說出主意又切題字

先舜使民不倦 藏尾字

大抵人情於久則易玩易道乃神之所為居巢未厭則棟宇何取衣皮當變則衣裳以垂故九日用之不息蓋使民由而莫知

聖人有金城 藏傳人因國壽

吾知夫強弱之勢也責在羣下藩屏於國也始為正臣今也宗廟社稷而
率願效力輔翼扞禦而舉皆得人既已推忠而衛上豈勞諒陰以臨民所以弄
州資李勣之賢敵難窺同河朔獲真卿之守師自遠退

以題字謀

閔兩有志乎民

大抵歲之豐歉惟雨是仰君之憂樂與民則均民望歲方所以望雨君念雨
方乃其念民今也雷未作解雲猶在屯能軫如傷之視斯彰特愛之仁

太宗得至治之體

大抵世非无治也種其至以罕見治各有體也顧所得之何如或純粹於唐
虞之際或駁雜於秦漢之餘

修身在正其心

身者我之累也難以自檢心者形之君也責乎謹思使心為形役蕩不知返
是身非我有况能善持

此類接

星重暉

吾知夫聖以明繼象因類推難兩雷消於模寫以未盡日光月重尚榆揚而有遺惟此鶴禁清子坡極之澄霽龍德茂子珠尤之陸離可謂明矣而遠矣惟其有之而似之

宵中星虛將仲秋

大抵歷與象以惟一時因文而可推永而火則仲夏迺應短而昂則仲冬以知矧今也元鳥司分昏刻齊等天龍騰耀輝光陸離宜西穎之正矣見離方之炳而

接句叙古者後世

庶言同則釋

大抵言弗當乎理則同異何擇斷必主於獨則是非悉知故詢事致言古人首重於明試而說人讚已後世寧甘於自欺我是以審論道之經而論匪苟合張聽政之純而聽非拘私使中若亂絲蔑有所主則同如濟水亦矣以為獄亦罔兼文后繼聞於田宅人雖謀及武王不憚於敷時

社日卜來歲之稼

大抵答神既至爰有望神之意茲歲雖稔得無繼歲之思何後世徒舉祭於凶荒之日而古人每預祈於拏歛之時詩方載詠於良耜事已悉占於肆師向承嘉祐室既盈止今卜春疇神其聽之

接句叙來歷

車騎校獵上林

帝意若曰因時習武乃可以強國弛兵撤備若何而訓民雖期門舊制久矣不講春故事今焉可遵此所以禁禦是狩帝尊必親象銜嚴而馬自按節天戈指而獸先犯塵非軍容於此以素習則士氣曷為之一伸不見平子寓詞武節美西園之闕蓋堅秦賦師也嘉中園之陳

金城圖上方略

蓋謂兵出萬全虜不足勝事貴一見臣當請行况鮮水不通有昧地險而罕升相接難窮敵情是必目擊西苑之利害囊披北關之忠誠苟不殄寇有如此城雖降虜方七百人平定可期於暮月奈留田一十二事從違尚半於公知

宣王復文武之竟土

天道好還茲衆望之攸係祖業至重非聖君而莫傳嘗嗟小雅盡廢於
周不意後代復興自宣岐陽如故誠可再勒洛邑猶惜非何用還九而今日
之疆理莫匪昔時之土田武成常武安有異義漢廣江漢可為一篇想雲漢昭
回再觀若臨之日月諒崧高峻極重瞻所過之山川

漢開獻書之路

大抵道以適治也道在則治舉書以載道也書亡而道衰况夫煨燼之厄幾至
泯絕簡策所傳豈無闕疑故表章之務不忘於累世而搜揚之意屢見於當
時自然于子而來矣孰肯望望而去之豈特送官悉上壁中之古又將遣使殆
求天下之遺

接句暗用事

舜察天文以審已

大抵天之垂象也雖厭意之有在聖之奉天也顧其德之何如蓋景星慶雲
未必福我而烈風雷雨時非儆予安得不考常度於疾除之次謹厥身於修省之
餘

湯立賢无方

大抵君取人才也非以地而擇才滿天下也惟所用之宜版築漁鹽皆有遺逸山林草澤豈无俊奇

太皞以龍紀官

豈不以事之始創非私意之能立祥不徒致皆天心之所為律聲鳴鳳鳴因負沈龜工以人代將詔於來世而圖自河出適符於是時象蓋德應制宜類推大抵符瑞之來固待人而後著聖神之治必承天之所為雲不應則事冒可紀鳳既鳴則應由是推矧乃聖通神明之秘而皇天降眷顧之宜繫五色成章祥有如此則一代紀官予寧捨之

人主天下之儀表

大抵人情匪異也蓋有感而必應上意所向也雖未形而已知心何關於國而心正國治躬无與於俗而躬行俗移蓋蓋我有造端之謹故尔民皆模志之不率率之以則仁足為表範之以禮則禮播有儀刑若文王作乃四方之式正如湯卷夫九有之師

天子游六藝之圃

大抵志玩於物而志必易喪樂存乎理而樂常與俱况威儀三千皆羽旄管

答之美而聲詩三百有禽蟲草木之殊得不涵泳群經之奧盤遊之念之无蓋
人之所好者第上遊賦之地而我之所樂者亦惟禮義之區固有如此心常典
于想夫孝文並置于五經增之無所文后既重於六畫小亦宜乎
大抵聖訓精微理隨寓以皆得君心恬淡樂在中而可知山水之觀寧如死逸之
為戒車馬之好豈若求招之有詩

師直為壯

大抵勇怯形也雖可以相勝是非理也終難於自欺蓋事歸於正則禍寬不
可以勢侵愧發於中則猛士亦為之氣衰

刑賞與天下畫一

請言天長民者當有齊民之政用法者貴無撓法之情使蒼頭可赦則罪有幸
免如繁縷可取則賞何太輕是必重戒橫恩之得深虞約束之更俾天下咸定于
一而斯民以直而行

風雨霜露死非教

大抵王志有象隨見皆著天道至教有開必先一霜墮之謹可垂麟筆之戒
一風行之命可為龜書之傳九吹噓凝潤所至時若信告戒諄復其機恍然

額將四者以示教惟恐一毫之有愆

聖人畏无難

大抵禍福於人而倚伏盛衰與世以推移開元之治而浸以天寶之亂庭燎之夷而繼之汚水之規故盤遊適所以求禍而盈成尤貴於能持履霜念堅冰之至挑岳信飛鳥之雜儻矜是日之安也併與前功而棄之

聖金燧取明火於日月

愚知夫氣以形召物因類推霜何與於鍾也霜墮而鍾應黍何關於律也黍生於律吹况為數本生於天地而取象皆同乎坎離苟陰符夫逐或不亂此雖潔棗豐盛又何用之既極感通之妙斯明精一之惟

禹卑宮以昭教化

請言夫防民於近古者庶可復古救弊於已瀆者殆將益瀆汚樽為禮而雕俎猶甚士鼓為樂而朱干亦随矧茲宮室之成制已肇規模於曩時一啓尚文之漸寧无作俑之咄人所難盡禹能永惟

田闢一以知十

大抵理不難見也人則无見見實易窮也理美有窮故告往知來者未得於

切瑳之外而舉隅不反者尚遲於憤排之中惟是致而格物乃能原始以要終人所難到固能默通吾與弗如言可稽於孔子聞猶未達論何取於揚雄

充試臣以職

帝意若曰用人之初在別於賢否臨事之際方觀其設施令色孔子者察其色以難辨靜言庸違者或以言而事欺我乃采重云若績思汝熙由其已用因是以大用課以所為庸知其未為有所試也敢忘察其雖師錫曰虞尚有歷難之任既僉言舉繇姑從可以之辭

議盡天下之心

大抵辭有限而事則无極情死已而言多有遠六太息而猶恨其他之闕三對策而尚懷靡竟之疑惟此有論有難執尊執卑寫憂國愛君之志為游談聚議之辭懷欲吐者慮皆竭其矢厥謀謨萬國致姚虞之得稽諸卿庶三千見周德之惟

天地和應五穀登

大抵氣之乖順皆君德之所召物之豐歉惟化工之是資風反於郊禾乃大孰暖生於谷黍熟後滋今也元化妙冲融之運百嘉臻蕃殖之宜高下兩間

若有異也精誠一意自然感而

山海天地之藏

大抵隨寓以隨者造物之生意可公不可私者君人之利權名山不封蓋與民共澤梁无禁魯非已專信萬寶蘊藏之地皆羣黎養育之天苟為焚竭以太甚夫豈生成之本然未多左此之言國之寶也當改戴經之訓歲所興焉

文章政化之辭散 權字也

吾知夫文非小技也豈於治以无與治有全美也必以文而後彰一獲麟之歌尚炳于漢一平淮之雅且光有唐矧此蔚若經世煥乎有章斧藻其德于燦德輝於為冕粉飾其治于昭治具於垂囊孰謂圖回而經理不資揚厲以鋪張

辨察通言

大抵言雖至微或於理以有得君惟不察易以常而見遭狂夫之議雖明聖以必擇庶人之謀有公卿之未知今也歲存立木人所易見采及負薪謀非甚奇固非屑屑以如是恐以平平而失其

接句用事

一韻有此等句便有骨力前輩謂之賦骨

善日者王

大抵願志之主戒在欲速圖大之君貴乎有常宣无庭燎則亦如厲湯不盤銘其何有商必也基宥密於夙夜緝光明於就將期以積年之久底乎有道之長吳食不違文德果興於百里寸陰是惜禹功逸祖於三王

黃帝以雲紀

大抵事以瑞知後著人非天而不因圖不授裁則八卦孰畫書不昇禹則九疇孰陳况雲成之祖方有類其事而帝之順天默通以神事苟不祀祥徒尔臻

有功祭于大蒸

吾知夫臣之立功也意豈祈報國之示報也禮宜益隆商惟大享乃不掩善周匝元祀如何記功勞所以嚴薦獻於狩田之後新儀容於宗廟之中昭一時之異數極萬代以无窮

吾知夫目之愛君也自无時而或已君之敬且也嘗謹終而若初念漢食可惟此意素重豈魏繼亡亡其情遽疎並所以極其享於芬芳之列想其來於厭酢之餘禮苟缺此情矣

禮義廉耻謂四維

此五字句之好者也後來多不遵不如剪裁

愚知夫治道有根本則保國為甚易人心知理義則愛君終不衰節惟因守魯難犯利或交征梁胡不危惟此設而遇目則目也有守強而行令則令焉莫移苟此道不有存者雖一日豈能安之

清廟一倡而三歎

以是知備器非樂動人在心故口以德盛而盛不以勻舜以孝感而感非以琴惟死聲之妙姑托有聲之下雖所歎之屢莫形永歎之深

人主之勢重萬鈞

大抵國體所係要在本強而支弱天下之患莫大勢齊而力均必鎮如九鼎乃可強趙便輕若一毛不難舉秦

知者樂

大抵心主乎靜也木非物之能感人有所蔽也始宅心而自疑東西不分則殆有揚朱之泣黑白未辨則徒為墨翟之悲今也至則能斷用而不遺察倫明物可謂遠矣反本澄源是誠樂斯

顯宗圖功目於雲臺

大抵臣子立功也初豈祈報人主報功也久而益思形圖周勃者念彼安劉之日像

著范蠡者追於去越之時况此前朝之恢復實資列將之馳驅風雲故
老有不刊之績葉冠冕遺絕存可想之威儀示弗忘也從而錄其

更治民以考功

大抵毀譽之來有所試而始見賢否之辨要其然而後明故即墨之謗難掩
大夫之善政而陳濤之敗乃知房紹之虛名積欲詳究任宜薦更

多助之至天下順

請言夫古今有正理動則玉應遠近雖殊勢情何間然十夫子翼豈三監之
能叛羣策吾屈孤羸之必顛今也勇畧福湊材猷如連在朝在野均爾衛上
悉主悉臣同乎戴天所以人各贊講三輔喜迎於光武祐因生佐諸侯復會
於周宣

明主可為忠言

吾知夫國以身許何論而非可君不我知雖忠而亦疑叔孫何見設於秦而忠
於漢裴矩何意直於唐而佞於隋蓋君德晦明苟或一判則言路通塞始
分兩歧

仁人用國日明

吾故曰興衰萬變惟義不泯誠為兩端要終可知表甲班宋智術窮矣縞素聲楚神人鑒之况堂堂大國扶義而舉豈區區詭計罔民可為有善用者其如示斯置若武王世仰有光之伐施如文后入瞻於鏖之師

顧俊尊上帝

大抵才之生世也蓋不徒備君之事天也決非偶然以申伯則降于崧高之嶽以傅說則騎于箕宿之躔惟茲俊傑以在位是謂嚴恭而奉天想夫商野營求夢敢輕於賚弼周行任使佑益重於生賢

君子道法之摠要

大抵理必更終則能極其至事不揣本則曷明所因故經非病漢也以曲與子之病漢法非負秦也以有司之負秦欲識所操之要皆存能治之人六曲欲存必周公而後備九疇未叙得箕子以攸陳

王道正直

大抵道行于世每窮千古以不泯聖管乎道惟慮一毫之或私大而直帝所謂盛議以不正霸如彼卑並所以刑政備而有枉必措禮樂盛而先邪尔思是皆直在中矣夫豈偏共反而適若文王節儉著君南之化遵如周武平

康形洪範之變

意若曰

車騎校獵上林

帝意若曰蒐田有常禮也貴在農務之際盤遊非盛德也祇為講武之因况投戈息馬已久君親順而時行狩亦非擾民茲所以和鸞誼芳肅山靈之護野旌旆舉芳訝筆蓋之承辰事所宜講兵非苟陳

宣帝詔講五經同異

帝意若曰經可泯於秦而難泯者理經雖存於漢而所存者書况章句之流溺彼拘擊之習而言語之禍甚於灰燼之餘

反接

命義天下大戒

大抵仁義禮智我所固有君臣父子人誰獨无儻各分干越不顧尊親之本則俯仰愧怍豈勝斧鉞之誅是必全其行於魯閔之域實其身於禹稷之塗守其大此犯之可乎

履德之基

大抵踐履之學當講貫於平日進修之效實權輿於此時儻積得百年容有纖毫之累是為山九仞終於一篲之虧必也思虎尾之不啞成羝羊之或羸斯歸行之攸積信在基之實維

接句一正一反

一日克己復禮

豈不以人惟有私也此天理之由蔽學欲反本也在私心之盡除汨而忘返縱沒世以死見洞然能覺雖俄頃而有餘烏可措亡於旦晷所宜力戒於居諸是禮本同然也非誠熟能與於

忠恕違道不遠

吾知夫道非遠人也散在群心之用人之求道也寧貞原一念之微故小見自私則廣大難致而至公無蔽則中庸可依苟能成己以成物夫豈曰夷而曰希自造淵源之妙初无咫尺之遠方省身交來之時參乎曰唯無伐善施勞之事回也其幾

士尚志

望道過高者必沮於自畏克己鬼至者每難於力行彼進寸退尺豈足共

學子皆曰人十已千何憂不明必也鵬搏萬里不與俗慮壁立千仞弗為物傾
定所向於高明之地盥此心於悠久之誠洪毅如參造一唯傳心之妙直則若
孟无万鍾加我之榮

智若禹之行水

大凡物有定勢仍巧則拙事有成說容心必虧循夫天理則源源而不亂雜以
人偽則汨汨以美為

變反接

至誠為能盡性

吾知夫理同乎三極也率則為道人均有一天也敗之者情夜息盡亡交喪於
逐物醉來夢往自戕其有生惟此常久不已而日月臨照乾健不息而陰陽運
行人不異我心惟盡誠反身而樂莫大焉即孟子養存之妙贊化而可以參矣
皆子思已物之成

聖人道之極

言之曰道之在人何問愚智人之進道豈死等夷居之安者僅曰自得舍而他
者又幾背馳惟此識造物表行為世師備而全美本具足夫以盡倫倫无

或虧理固難致聖焉實性茂以加於本虞帝執中之旨謂其至矣
由文王適正之為

王者財万物以養民

大抵天能生物也非自可以制物物本利民也或有時而病民益殄而用
之固匪乾坤之意若滯而積之又非父母之仁

孝宣五日一聽事

事之與日也有幾微之積君之視事也明勞逸之宜緩而泛泛則甘於自怠
求之察察則適以為疲苟匪取中之制曷彰出治之規歷此五日總夫百為功若
有光得漢祖朝未央之際治如不過鄙唐宗視太極之時

正秋万物之所說

大抵物以秋成也喜生意之咸遂秋得氣正也斯化工之不虧蓋時方流火猶
有鬱鬱蒸之意而候屆肅霜又為剝落之期今也虛適宵見斗隨西移肅肅之
陰曲成而在是生生之衆何樂以如之

功德鏤白玉之牒

大抵恢洪之休將昭示於萬世繫縶之典豈徒夸於一時彼勒之昂異是特粗

爾播之詩歌烏能盡之必也取寶帙以編刻煥奎章而具垂蓋聖君顯
設有此激美則臣子論述敢為溢辭想寶訓有書備著堯文之運謀鎮藏於
府式照武烈之丕

有功銘者曰太常

大抵建非常之業者美不容揜宗莫大之報者物非苟陳賜之山川徒厚爾
祿賜以車服第華爾身必使盛烈高播於九仞英名昭映於三辰即茲旌顯
自足激衆其他寵異皆非厲臣

品藻

周云成康

大抵治不難致也難於相仍之治名不難得也難於益顯之名賢如夏啓既
承之以無度聖若股湯或繼之而不明俱未若冲人德大於嗣服小子功嘉於仰
成獨此並出同躋太平

史官權重宰相

大抵官職相維小不可以加大權衡所係尊亦難於抗卑太尉以兵重相曰等
耳御火以言重相猶憚之豈微若簡編之職乃尊乎禹路之司蓋賞刑八柄咸止

一代而榮辱隻字法行異時事孰為大權然後知不然何以敬德求材爰起
高遷之請高談字計獨稱最上之辭

第五韻起句

有議論有體面不要與第二韻起意重

莫之致而致者難以人而勝
命義天下大成

所宜為而為者不擇利而趨

廿志廣八書

作古有後先也先者後之法

載事有詳略也略乃詳之基

與人以天下者期他日克克

大抵禹承于帝

宅尊於人上者在忍之舉先

天下之理無隱以不顯

君子謹其獨

君子之行雖晦而益彰

迫而動者不若感而動

號令鼓舞萬民

使之隨者不若悅而隨

位之極盛者元則有悔

天道下濟而光明

勢之過高者卑而後彰

流行一理雖窮千古以不泯
參錯萬變不在兩間之已陳
太極運三辰五星

因事以為戒者事大而逆泯

託物以明理者物存而意隨

欽器置坐側

淺心狹量易忽於卑微之論

英雄義氣常伸於寬大之時

聽言安接下之規

囑理不盡已立則多礙

宅心於大物來而益虛

高祖從諫若轉圜

刻繪之工也欲就而莫就

造化之巧也不生而自生

聖人肆筆成書

民孰无賦也弊起賦民之重

法孰不立也患生立法之詳

什一去閭市之征

文與時異豈有意於求合
情由中出故發言而亦同

離騷黃國風小雅

宅心無礙則物我一轍
燭理未盡則公私兩岐

聖人一視同仁

聖人因所見以推所難見

堯考中星正四時

自然之應非地信之能感
相孚之妙至忘言而後知

夏道未濟鮮

天生地長本隨取以隨足
國用民利非自盡而自虧

王者財萬物以養民

聲之在人也隨感以隨汎
言之當理也愈應而愈深

聽言樂於琴瑟

熙事之成天地必鑒

郊壘出寶璽玉器

聳動天下必曰明主
興起人心其性盛時

聖哲之治應如響

宮庭雖真也動則民聽

孝文身衣弋綈

琴求以意不求乎形器
舜樂在孝非樂於絃歌

舜琴歌南風

服色雖微也實開化風

第五齣

玉璽題詞玉璽碑石人名實敘事或注疏上下文氣經語並須隱實親功

周天既張莫匪斯民之五

三王弋道德

華披京師何止來游之張鑄
典子逆旅又聞徒步之賓至

唐取人之路多

肯令獨酌之昌周尚為逆旅
必得如流之杜氏始濟當時

太宗求士如渴

用制已行何假十天之獻
漢儀既定無煩四浩之成

以禮為翼

深稽班固之言取其斷事
切陋殷梁之論尚曰傳疑

春秋信之符

若對孟軻但有撫然之歎

如違孔子敢無率爾之辭

遊聖門難為言

昔未獲其人掛罽速為民將

今敢輕其事或車宜至於中營

文帝勞軍細柳

論將方勤過必遲於即舍

勞兵未許入始緩於軍門

文帝止禁軍受言

未論朔方嗟已形於見晚

方聞詞賦恨幾失於同時

漢求文武如不及

想學在中天宜爾學引之空室

謀觀董仲舒亦如觀水之難為

辟雍海流

亮屋雖居自見四方之灼

不出戶知天下

長子主之固異乎統之守

責臣近此靡容技兒之端

固者天下之大器

昔濟濟其儀常播以寧之誅

今罪雖以相載歌於穆之詩

多士秉文之德

豈不德遠高時逸於暨播

八政以食為首

固將未速舜尤急於惟時

敢云居薛之俾不登於施

湯立賢无方

縱曰耕莘之賤亦聘乎伊

當太甲之未明作書以訓

伊尹天民之先覺

雖成湯之至聖亦舉而臣

心既不違雖一軼而可樂

民之於仁甚水大

事非正德則六府以美為

亮屋深居晦翔應兩瞻之美

不窺牖見天道

舜衣垂視日星行七政之璿

周伯卜政想賣漿於呂望

求賢如渴

湯征大足美與自着之師

率款揚音肯顧魏縣器

議鳳度曲寧思耕種之嘗

苑固先增惟化民之導以

金縢不惜與素過以惜之

聞韶不知肉味

文帝以道德為麗

漢皇覽賦慕活酒於相如

周召皆成感嘉禾之合穎

虞韶盡美格靈恩之祭儀

樂調四時和

第六韻

古者 正格

周立九府圖法

蓋昔者聚貨於市創自包犧阜財以時始於舜帝或定厥貢於有夏之日
或知其源於興商之世雖裕民之本在古皆有而分職之詳惟周可繼法不有於相通
用何由而罔滯孟堅志此利亦取於流泉師古注並官亦稱於幣

聖德一日萬慮

蓋古者昧爽擲冠而平旦視朝日晝訪問而夜分修令方且刻銘以陳又新之德
作歌以勅惟幾之命蓋謂凡百先失志治乃可保有一弗謹事將難正

聖人口天下以禮樂

蓋古者汗樽杯飲豈知簋盞之儀簋樽土鼓未識笙芋之意然聖人居此以深慮
謂民俗趨文之將至故其道守之五禮以禁其欲教之六樂以開其志儻非孳斯人於
限制之中是則速天下於洗滌之地

君子之柄明德威

昔者生民混然同域於是奉聰明睿智之主司廢置殺生之職非尊之以權而性上

為便亦望之以公而與民立極可不俯加臨照之意默有摠持之力

器以藏禮

蓋昔者許以繁縷而仲尼惜其所司招以皮冠而孟子嘉其不至若曰名器既輕則孰知天下之大戒品節僅存則有猶先王之遺意重其義故重其物愛其禮非愛其器

人主天下之儀表

故古者準繩規矩瓦左右之或踰几杖盤盂亦戒銘之具寫疏屏以規乃缺矣歌器以防其滿傲若曰凡百皆善庶幾範俗於醇厚有一未正寧不導民於邪哆欲其則而象之蓋以尊為貴者

當時

漢斷珣為樸

當是時文帝非不聖而稽古未遑曹參非不賢而畫規徒守雖云因陋而大美猶在孰與求工而舊章亡有儻朴略之破碎將文為之矯摘尚本純素以崇寬厚彼費生之好紛改設矜必割之刀董氏之論更張第論不雕之朽

春秋信之於

蓋是時權謀相尚而違恤於庇民名分侵誤而孰知於守器責以包茅者始
因侵蔡之舉假以垂棘者終逞龍象虞之志是皆利以忘義欺而濟事使聖人不
載於遺經則來者冒明其大義想當年秉筆深明考偽之由何異曰說經恐有失其
之意

文王日昃不暇食

當是時瘠而固詔者尚有困窮餒而先告者寧死老弱調飢興肆伐之歎載渴
起米薇之作彼方仰而以其甚切此敢安居而獨樂時不再來已寧過薄豈惟問
膳莫亦見於如之抑且重文少元明於愴若

漢興民視聽

況是時按劍之爭未覩朝儀取帶之習第聞評語小哉蛙見之孫述陋矣孤鳴
之張楚嗟尔氏昏曠曾不自覺非我漢興起殆將孰焉

孝文身衣弋絺

況是時緒衣兮尚虧緩服之仁米縉兮未絕和戒之弊方思百姓之憂苦奚暇一
身之侈麗寧躬自衣皂而覲舅俗母色必尚黃而輕於改制幣頓革於盡室
儉有加於高帝

孟氏功不在禹下

故是時以過門不入而排許子之言以為盛自私而小白圭之治溺慨想於由己智欲行於无
事凡議論所及既以自許使仁義獲施亦能大庇惜也事殊非其功異

春秋一字踰華袞

當是時秦侈錦文楚誇翠被然而秦以狄書衣雖貴以美麗楚以荆石被雖榮而
有愧與其彰飾於外物孰若獲崇於片字

金華朝夕說書

成帝時

當是時求書之詔既違於陳農校書之職復勤於劉向雖斯文浸備无所或缺苟大
義不明又烏足尚安得不窮日夜以講論御燕閒而咨訪想上稽舜帝知命汝以紬言
諒下考高祖得輔台而置相

禹卑宮昭教化

不自足

當是時食宜玉食也惟非食之安車可金車也且鈞車之取日用至微无非簡素之為尚
宸心過許尤謂端萌之未杜所以制不用於九尺勢預忘於遂字謂一時觀美若未害
事然萬世流獎實與閱作古以此軫慮其斯為禹未能廢禮略存世室之堂堂延既曰
教文設說兩階之干羽

平日

三拜受賢能之書

乃若春秋讀法則書於閏胥歲時校比則書於黨正始自敬敏成于德行凡平日參巧若是其審則一旦來上柰何不敬

君子在治若鳳

况鳳也鳴朝陽方言足為於國華瑞朝廷方文足昭於王度翔乎千仞德也可致凌彼九霄忠焉是寓凡平時趨向動與之合矧一旦撤書或殊所遇

晉書日三接

因知幣不三聘則在伊尹以難招廬不三顧於孔明而莫得彼未進之初猶且務於延訪况既見之後可不加於謙抑

用故事經語引證

聖皇握乾符闡坤珍

人名故事

抑嘗謂涇絲界似同此洛書去商歸周均茲天命蓋死以發之彼終愛其實有以主之乃順成其慶倘非顯造化之祥何以表聖明之盛如是則毋煩祝讚奉元期神策之休不做詞章富媪播蕃陸之詠

共已味道之腴

噫微可永也周粟爲可輕芝足茹也漢祿何足貴蓋涵養既深自有樂地而哺啜是園未爲其味苟非行己也恭母乃蹈道則未如其復禮豈能瘵顏氏之儒有以誠身自可養益軻之氣

爲君難 暗用事

是何泰和之朝而怠荒之語力陳盈成之世而艱難之書具寫蓋謹於保寶國者固主德之當盡而恭於責君者又臣忠之不捨在治安之際且有憂之信舉動之頃无非難也想憂夫覆溺審乘國於乘航慮及奔馳察馭民於馭馬

郊上質以章天德

經語

且夫西鄰之禱不在物而在誠南澗之蘋非以文而以實彼致力於神猶匪徇末矧報本於天敢忘貴質是必席也藁秸牲馬繭粟其誠信兮庸表於責信其純一兮式彰於得一豈不見昭如商后車惟木輅之乘配若周王服取大裘之吉

以忠報國不顧身

人名故事

古

是何王尊胡爲而叱馭驅穰苴胡爲而援袍不顧蓋邦家之事比遺體而孰重而社稷之靈賴忘身而後固故我盡孜孜奉國之爲效蹇蹇匪躬之故漢

王已出有赴死之紀生劉氏既安死自全之是錯

王者以民爲天

故事

意成胡為拜民教之善夏禹胡為式耦耕之者得非志既寫於寅畏勢俱忘於滿假信知理而分殊母曰君尊而民下同舜帝行堯之道拱而視之請臧公因仲之言仰而觀也

聖人畏死難

其有陳艱難於兵寢刑措之時為痛哭於貴朽粟紅之世蓋古今常有意外之變而君子不為目前之計是必消患於醒釀之始絕禍於胚胎之際楚雖可勝暇如有於魯侯吳或已平慮尚勞於武帝

高祖納善若不及

不握其髮何遽至於失賢不倒其屣亦奚傷於待士蓋知誇誇之可用是以皇皇而至此

書契代結繩之政

請言夫網罟未設則機執啓於佃漁宮室既興則人豈甘於巢穴惟飲食逸居而心或死用非操符挾券則信可以結當是時難為上古之治故斯文不可一朝而缺俾堯

舜以來之盛得載典謨如胥庭向上之風難形筆古

取正於經定大統

而况見於功德者表裏於詩書形於詔冊者源流於典誥凡吾君言動无非成憲之合豈盛名贊美敢越前經之奧此或未明他何以報死使韓公著論未滿人稱肯今陸贄獻言徒崇美號

文帝致天下英士

至如改容而見將軍也非瀆於尊君柑鞞而思良將也非忘於臣下蓋敬於已用則必非闕畧於未用追於往者則深冀激昂於來者

高祖以爵祿勵世

人徒見淮陰之去項歸劉九江之渡河歸帝則曰蕭相之挽隋何所說不思裂土一分已堅杖劍之志設壇一拜遂決推鋒之計想其平日之諷箴正待此時之淬勵

禮刑相為表裏

且夫扶宗何掌而預彼折刑法家何斯而俾之箴禮豈古人或紊於分職蓋治術相闕而同體防其謾意則玩意孰萌道以畏心則耻心自啓

明德惟馨

胡不觀腥何所聞而腥聞于天臭何所散而臭散于帝而况象清明純一之行寓動容周旋之際善克彰兮猶死共器之混言必有芳蘭協同心之契高其或纖彰聞寧見於自天苗罔有香遐絕抑令於无世

禮義養人之本

曾國之脯何遽移天子之心武王之粟何不易伯夷之志蓋食我所重重莫急於禮生我所欲欲莫先於義

國以義為利

孟子之梁何憂乎上下之征宋輕之楚何切於父兄之事若曰惟義之懷則行王之效可必以利而交則危國之機立至

善計天下察紀綱

且以齊未必亡也管子為之寒心漢非不安也賈誼為之流涕蓋國為未張斯乃滅云之兆經制未立曷固治安之勢治道貴遯本必躬原儒者豈私憂而過計

安邊在良將

嘗評之西域一也何仇任尚而服班超先零一也何叛辛湯而降克國蓋係乎主將之賢

否母諉曰虜情之反側乃知僥勇者祇乘隙以生事養威持重者終服人而以德

聖化風俗之樞機

且夫風一也何偏於魏而奢於曹俗一也何靡於商而朴於夏非斯民遷異於習尚蓋上政實閑於趨全是必驅而之善死不入於執物動之以德豈特猶於甄治有以倡之死難化者

王者財萬物以養民

是何虞昔六符必待孔修箕箒八政首嚴農用蓋无以修之則貨至於偏聚而有以用此則利乃通於公共則知養非以物是棄其生長財不自王孰權其操縱

善政不如善教

夫何金錢之尚賞可以愧漢吏之受賕干羽之化可以弭苗民之逆命蓋先於無耻寧如有耻以且格而強之使從豈若自從於不令

君子以大壯順朴

且夫拔劍雖勇也何懼乎繇蔓之習儀方城雖固也何屈於包茅之間罪蓋

不足恃者力之易折而莫能奪者理之所在故此時雖既盛而謹以自牧行无
不憚而心寧有錄壯實若斯吾共謹乃子玉失治兵之法烏得謂剛伸由昧為
國之方宜其死悔

順講

命義天下大成

故得人心知懼而无假刑誅法守素嚴而靡勞告誡專封不告者誰祀葵
邱之禁相率以養者俱守南陔之戒死生靡見於或渝夙夜益聞於匪懈體
知所愛已回王氏之車威不敢違亦下齊侯之拜

上策莫如自治

並蓋知已而後知彼者其慮長事外而不事內者其勢逆政體既明則世祖之
闕可閉戶口已虛則武皇之地徒闕乃知治國之遠歎自是過人之碩畫如條章
未具請觀杜牧之罪言若表餌難施何取賈生之陳策

復見天地之心

因知時之肅殺乃所以生物之終心躬又從而始今也仁猶墜伏以未露氣至歸
藏而欲止念十月為坤也已極其變非一索得震也亦幾乎已意在斯乎視

其所以將使積為剛壯四支發正大之情進作泰亨三畫闡交通之始

形容

虞歲戒田 一古 有違句

觀夫子旌旄駢駢車馬蕩滌原藪絡麓山野荊州起焉而梁野駢歌風
伯清塵而兩師注灑我則植旗致珥于其中王乃震武耀靈於其下勇氣死
銳於斯極觀死矣此者是故游攻之性不禁其有亂乎預挫之辭既聞足以戒也

君以民為體

又况有德教梁肉以淪彼肌膚有賞罰藥石以瘳其疾苦詩書馬廸乃耳目
號令焉教于肺腑是皆死彼己之分于以見寬仁之主幹如傷之視施仁既協於文王
懷由己之思明德又符於大禹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又况運工宰之道道設而神存發鼓舞之令令行而風靡範之以禮而舉死僭侈
之俗甄之在和而兩得剛柔之理九漸摩陶染為化不一亦變化成就其機在是
董子著在鈞之論上以是提揚雄形有器之言人皆可使

賢人國之利器

茲蓋有學校漸摩兮與之陶成有爵祿砥礪兮使之勉飭在外間則批折志難
立中朝則剪除姦慝動每濟世功期利國良由上聖之善任遂得百官之效職邦
有史魚之矢直道以行邑皆言偃之刀聲歌不息

聖哲之治應如響

良以夫號發而鼓爾萬民言出而傳諸千里謳歌之歸欣躍啓聖雅頌之作歡
呼盈耳聽之足以聳動聞者從而興起何響如之至神若此詔頒雷厲音達暢於
四馳里表風聲世寧更於三紀

歸功

日者人君之表

百

宜乎發部燭幽判蒙釋管葵傾心而華夏知向雪見睨而姦邪孰侮豈亨
廣照時稱尚太之王離德方與世仰繼明之主

復會諸侯於東都

古

故得規闡沔水之湯湯美播鸞聲之嘖嘖崧高之袞兮配湛露之蕤
命兮等彤兮之錫賚眷舊業之增光暢玉圖之充再莫茲周祀可廢清廟之章
思彼禹功不愧塗山之會

知者樂

寧不謂古今之變而人物之繁衆天地之大而鬼神之秘人皆昏昏而莫之其一此獨昭昭而能舉其事宜爾休而爾游自不作而不愧從容濠上乃知莊叟之若愚憔悴江濱孰謂屈原之如智

蘇武歸漢

古

至此脫虎口以全生仰龍顏而就列落髮殆盡而漢即猶在白髮何多而口塵未絕十九年遐陬不屈孰援孤蹤二千石重祿雖優未酬壯節

難疑

漸疑不同並要結處有力

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士

古

是何儒雅飾吏而吏事可觀春秋斷獄而獄情自出蓋念治人之本惟此汲汲非謂文士之中皆其齷齪儻全通務之能愈見收功之卓然而未能達政雖誦詩亦奚以為既曰有民豈讀書然後為學乎

天子不求邊功

古

雖然以文王之聖嘗肆伐於崇墉以宣后之賢且濯征於徐國蓋當用不用則是曰忘戰而得已不已則固能累德故我開宏天下之度休息生民之力遂使

捧觴都護罷也都善之西抵掌將軍絕意伊吾之北

文帝愛民如赤子

雖然定筮至死也法若太古犯蹕欲誅也意何少戾蓋樸朴不弛斯无敗子之失而姑息太過是特愛人之細无所不用其情矜其所以為帝化形扶杖更於瘖老之頽觀俗易借勸母復少年之流涕

夫昕鼓以警眾

古

議者謂禮以時講也何取於昕敬本心形也曷資於器蓋真誠之念常起於夙寤而感召之機亦由於聲致宜乎先眾耳以聳動表一人之臨視

詔郡國舉賢良

古

勿謂貢舉之法制自祖宗詞科之應皆其儒雅然張尋丈之網則垂天之翼難取故竭蠅之餌則吞舟之魚或捨苟並文徒墻壁之掛恐高士困林泉之下當如此世祖今求方正之人更效孝宣俾選直言之者

八政以食為首

或謂信以立也食雖去以何傷禮為重也食雖輕而美病然念農桑勸則忠信之道乃著倉廩實則禮節之風始盛苟不務本美其為政如云所重詎容喪祭

之如若論阻飢敢後教刑之命

正秋萬物之所說

勿謂夫葉落芳氣非心執葉坊芳殺盛蟪蛄不知而何有元化蒲柳先彫而莫全正性彼一物失所未為造化之累而萬品正告成由得陰陽之正昔令宋玉尚嗟草木之悲抑使幽人咸詠稻梁之慶

周立九府圜法

或者謂財本裕民制宜同俗何天府所藏特守國之正寶何玉府所職第掌王之金玉殊不知貨財之物與玩好以共守民穀之數亦受藏而俱錄蓋將通四海之利豈止供一人之欲自太公制此金刀寶利以死窮何景后更之錢幣重輕而不足

文王重易六爻

是何黃帝弼矢蓋取諸睽神農耒耜先求諸益意自昔以大備豈于今而重畫殊不知象雖未形而理固已具聖不繼作而隱何以索載觀重後之畫文須信畫前之有意

上廡遠地則堂高

勿謂禹門不入也宮室惟卑先階至陋也茅茨不剪蓋一時之治雖儉素之可尚而萬世之分宜等喪之必辨

文王為大雅始

議夫聲詩之作既始於七章書禮所述宜乎一理何說命之後始載西伯何月令之終方云世子彼皆雜舉其事此則推原其始

天子試士於射宮

毋曰射者技也豈禮之能知文而武也舜具儒之所耻天山仁貴即進士之仁貴雙圃夫子乃多能之天子欲其精察於賢能孰謂不由於弓矢

漢網漏吞舟之魚

是何菹醢彭越弗宥以息逮捕貫高且疑其叛蓋抵觸于中皆所自取如蕩跌于外未嘗言不違初无意於罔民宜除煩而興漢

文王與天地合德

或謂天不爭也何事伐崇地主靜也胡為過宮彼皆自棄於戴履予豈來分於爾汝盍知四方臨照罔不徧覆庶類蕃殖疇非得所若參造化以並觀皆即斯心而是舉

孟軻勇於義

或者謂宿於晝也濡滯以无謀沮於臧也阨窮而不遂迹且无困勇何足議殊不知常情處此不挫則辱自軻視之愈輕而肆所謂能者天不能者人誦其身不誦其義

聖人道之極

抑嘗以事父之孝子曰未能濟衆之仁充其猶病以周公或難盡於智以大禹且弗優於聖蓋至足常若不足故既盛愈躋其盛儻全茲和順豈容禮樂之主身如致乃高明亦本中庸之率性

岳後世

渾天義

厥後一行置之凝暉景詢創之暗室或鑄於錢氏之器或推自淳風之術凡此規畫皆吾祖述輪有天輪方七百餘宿以布上規有月規方十九分度而之七故得室中以唱合符占候至之星無下而觀應法驗西行之日

合宮調元氣

果而天應瑞雲地零膏露河圖出而祥物駢集庭草生而靈根萃聚凡今馬上

格於和氣皆向者下通於言路則知羣情无壅而天意随感一室微而无功昭布

文王孫子百世

又况有道曾孫太平君子廣文之聲總志尤善觀文之光卜年未已凡今焉嗣統以不替皆向者垂休而至此

吾非

仁之為器重

吾非立論太高而置斯道於无傳語人以難而啓群心之自沮且舜之聖也於博施以猶病張之賢也尚並為之難與蓋善端所抱雖云此性之皆得自人偽一開解矣斯心之克舉所以行者莫能致也義薰迷於戴經言之得无詘乎訓亦垂於魯語

大德必得壽

古

吾非浮海求仙也為武帝之游服藥長生也有唐宗之惑不求諸然而永福於内不必於天而必吾之德惟其日新於湯銘抑使民躋於堯域如是則千二百歲已同成子之終身七十五年寧羨中宗之享國

文帝馳射士林

吾非大苑囿以為弋獵之娛吾非飾臺池以極遊觀之麗蓋轉无用為有用神聖之深意而防將然於未然者國家之遠計

撮題字講

或形客或辨論

乾坤易之門

古

並門也規摸於三古聖人之工開闢於太極兩儀之始樞幹大河黃環河水屋成尚大之豐基立剛中之履耽耽乎大壯之棟宇穆穆乎家人之父子非確然而墮然孰主是而維是釋如王弼第五云自戶之開擬若揚雄未免向墻之視

聖人有金城

是城也實不惟物所寶惟賢惟險不在勢其險在德既莫能灌以智伯之水又不可下以食其之賦有裴度步護我北門有申伯弓滿予南園英威屹若以可畏外侮覘之而莫得僥高皇重士美頌劉敬之建安使秦始用儒何用蒙恬之築北

大聲非特雷霆

是聲也隱天地之宮商祕神明之律呂以木鐸鼓舞乎號令之表以金口發揚乎始終之序非徒動之而莫疾雖欲聽之而无所

周公一飯三吐哺

辨題字起

吁飯未必一也見頃刻之不違吐何用三也示勤渠之若此儻非好善以忘勢殆恐驕人而失士我是用享膏粱之甘則茅思奉茹之拔嗜珍奇之美則養念昂亨之以惟吾身之奉視之蔑如故庶羞之輒特餘事耳志惟善繼食死文后之違道本相傳饋有夏王之起

孝文有刑措之風

辨在獄句

抑聞之君子之論當致謹於毫釐異代之政固難求於全備矧此謂之已措則尚存四百余獄之斷槩以不及則且致二十三年之治不託以風局明其意

仁之為器重

辨起

謂仁為難耶皆吾分之當然謂仁為易耶得其門而或寡者蓋慮以忽心則羽无必舉之理奮以強力則折有能扛之者欲其任重而若輕要在常操而勿捨彼力雖有取夷吾未免於小哉聖且不知子貴謾疑於何也

封事謗木之道

辨在獄局

君子之論當謹於毫釐異代之制必求其趨向矧此謂恣其所陳則非揚於五達之地謂隱而不言則又豈於庶人之謗僅予之遺斯明其當

洛出書

辨起

議夫孰非水也何必洛之宜孰非瑞也何必書之取蓋洛惟土中中固可以均昇而書曰皇極極允宜於會宜在天先私予之心而此道屬執中之后春顧彌深祕藏則不

三代河洛出書

辨起

圖本授義何有三玉書惟界如何關二代蓋方其創見謂之異以特紀繼是薦臻視為常而不載矧世雖異而德同豈寶有時而地變

王建路鼓于殿門

辨起

或者謂鼓政有六何路鼓之必存門禁有五何侵門而乃建蓋取其大則音本易達况置於內則勢非絕遠先朝之頃或憚聽政有不平之鳴於茲聲恣

殷周井田制軍賦

考異

抑嘗稽歷代之典章考當時之法度何因民制兵周禮備載而立官設衆殷書未具豈知高宗伐荆必於此以製旅文王治岐亦由茲而定賦苟能即是制而觀孰謂非以農而寓

孟冬獻民數

辨在幾句

愚嘗緝觀姻曰一之書周考周家之政六官皆官也何特重於刑典四時皆時也何獨嚴於孟冬蓋會計之登惟在歲抄而獄訟之掌尤關民命宜天時甫屆於六陰故戶口幸稽於兆姓

引類 孟冬用

鑿燧取水火於日月

似推尊此

非无蕭蕭炳其御聖和於白濯或假於潢潦潦或陳於薪樵然用於人者慮其或衰而得諸天者薦之必受想夫鏐作金盤之液光際層霄散為玉燭之陽和薰九有

寶玉展親

似彼明此

且夫明以文章亦有旌旗俾之征伐非無弓矢樂焉大呂姑洗官則宗人祝史又何必寶以示信玉而致美蓋念其藩國也即鎮國之類其維城也亦連城之比于以用之亦惟展此

親享太廟

似彼尊此

有太祝考主爾禱祠有宗伯考先予省服圭幣則諸侯之助遠豆則有司之事惟聲明祭祀親率已以故雖肅辟公各共爾位豈不見當年耕藉梁盛躬秉來

之勞此日入門體薦效牽牲之義

觀漏水以分晝夜

服虔尊此

豈无璇歷以定八時亦有土圭以致日昏然年歲多歷則或致差舛風雨如晦則如何瞻視儻云取正於卯酉无若相生於金水

萬民利害為一書

司馬之版數僅及於人民司空之圖掌性關於輿地彼遠近多寡不過末節而惟欣慙歎尤關大事焉可不盡意不盡言所謂如是害如是利儻事關農畝進亦與於百官如稱及賢能獻已先於群吏

聖人格言為元龜

豈无舊德之龜也可備咨詢亦有謀臣之龜也足資計畫蓋卜於賢不若卜於聖驗於今豈如驗於昔

取士詢卿尚之舉

且夫論選亦有司徒薦賢豈无百執蓋左右曰可水如國人之可卿士謀及不若庶人之及

法令人之限防

非无教為隄防也足以開邪政為隄防也。以之率正然非刑何以弼教。徒善美其為政是宜。章則約漢曰。無鑄鄭于以防川險之心。于以制水滯之性。

先賢思齊

假彼明此

彼有去相如之遠而切慕於相如。生顏子之後而仰跡於顏子。出於傳聞。猶務與合德之親。見云胡不。以是宜利行。勉行成功。則一也。彼人予人有為。而若是一親紫芝之眉宇。卓爾在前。庶幾端木之肩。墻進而不已。

充煥乎有文章

且夫輩如太宗也。猶有煥然之文。蓋如武帝也。尚見煥然之令。彼後世幾之尚見於丕著。自當時言之。足之其甚盛。

無聲樂

假彼尊此

彼有弦雖無而猶有於琴。鍾曰啞而未離於器。孰若我無聲乃聲之妙。不樂之樂。為樂之至。即其鼓舞之神。託以揄揚之意思。想夫九官相避。无煩韶舞之諧。萬國咸寧。何假咸池之備。

黃帝以雲紀

至如取諸隨。則服乃馬牛。取諸睽。則利諸弘矢。彼象隱於卦。尚勤探賸之妙。此祥

著於天敢後命若之理

冠帶園橋門

至如羽林冠鶻也猶欲造於經紳口口帶犀也且願陪於禮樂矧明時素被於教養而德意屢沾於優渥固宜來觀上國之光仰其先知之意未多正觀八千旋詫於授經固異本初三萬謾聞於游學

仁者樂山

似歐陽此

厥有徜徉盤谷之居嘯咏西山之景樵桂北岳茹芝之崗嶺徒知物外之為樂鳥識性中之有靜一真不鑿即純龐固有之天萬象自全有廣大高明之境

吳公治平第一

彼朱邑第一也猶聞於北海之邦黃霸第一也亦見於潁川之治然罕見為奇者寧如創見之為盛屢書為美者豈若特書為至惟其克著於成效所以獨高於良吏若至聖書之寵豈復其褒如達金秩之增必先其賜

計一去關市之征

似彼明此

至夫禁弛澤梁布蠲夫里利民之意惟恐不厚征商之法豈容自始是必道御取予政權欲弛貪死碩鼠之太重損若攘雞之速已且異漢增賦筭搜爰及於城門

唐雙組庸契復滋於宮市

忠臣之諫有五義

假少明多

且以中說陳七義而諫列於終國風序六義而諫言所主彼泛然立說僅得其一此見於進言特詳以五矧惟君聽之難必正賴臣謀之悉吐再三其說毋謂太清萬一或從豈云小補

大禮必簡

假小明大

其或百拜何為獨盛於賓三畝何義而特行于社蓋此禮之大彼禮之小故彼儀以多此儀以寡文不在茲素為貴者

叙前代來歷

七制後簡刑清

蓋曰君非虞舜孰不窮民治匪成周誰其止辟三王而降方嗟浸失於古意兩漢以來猶幸有存於遺澤戍爰減於十二楸僅存於數百

石渠論五經同異

亦知夫在孝文則置博士之官至武帝則建藏書之府彼一時先務雖以崇尚而百氏雜說未聞去取果將傳示於來世可不辨明於遠宇訛因正於近三缺亦存

於夏五講而稽合異時曾賦於西都會以考詳故事復行於白虎

英俊舒六藝之風

若昔篋記亡三篇誇襲六心潛陛下之董口授濟南之伏然平蓋以前經尚道熄迨準輸之議教方古復遠揚聖訓之溫溫力振文風之郁郁儻淫巫可戒十愆亦想於其言如朴略猶存余亦寧誇於能讀

成王以周召為師傳

思昔武訪高箕文師尚父家法相傳皆有賴於模範孺子何知敢不親於弼輔密邇正人所昔皆善善養或聖德不為死補

殷周并田制軍賦

非不知萬區之畫始於黃帝之時一旅之衆見於少康之世雖規摹已肇於昔然疆土未詳其制惟此公私田畝之薰足衆寡夫家之必計俾自給於供億豈外求於守衛

叙前代之失

七制沒簡刑清

豈不以道微姬末而侵失典刑人厭羸秦而未蒙德澤五流有宥而變成渭水

之慘三日用力而轉作長成之役得不文書益務於簡省宮室毋為於
增益非徒追王制之風亦以壽吾民之脈遠無收馬豈惟減賦之付三綱且漏魚
奚止斷刑之數百

封事諍水之遺

竊嘆夫鼓不立而諫路莫通旌不設而善箴矣伏古人美意既掃地以殆盡
臣子有言庶遺風之可復旁來列辟之封事是亦後王之諍水毋煩防口至
于周室之監寧使非今加以秦人之族

反題

聖人能內外无患

向非當无事之時預為有事之防思未危之日常若至危之在五教既敷
也復懲僭夏之悔四夷既懲也尤飭保邦之誨則何以致內外之咸寧措道追之正
又且異秦城漢北變聞大澤之間魚曾伐顛史憂在蕭牆之內

守口當世之急務

非不能兵接厲門師張狐口鼓行寒邊葦之膽長嘯繫毡裘之口雖云在我
以操縱然亦相時之可不蓋當攻不攻類失柔弱而可守不守又徒紛糾

曰君子所其无逸

又况便嬖譏佞取媚者易投聲色玩好交攻而未已或耽樂之日多戒懼之日少或黽勉之念消而怠荒之念起謂吾身於此一不察焉則君心易搖轉而他矣乃知翼翼之誠意其在乾乾之君子

王者財萬物以養民

向使井地不授孰知制祿之平里布不施孰速為民氓之願貨滯于商病糶賤于農困則何以飢食渴飲夫耕婦販惟古人開相望之道故爾最茂不均之怒

得志澤加於民

非不能遠居北海之濱高卧東山之側然念天之愛民也故生我以輔贊我之得君也宜推誠而報塞入司台柄則收濟早之放出典輔藩則稱承流之職惟儒效之盛行俾民生之各得沛作真仰之兩歡動群心施為傳說之霖恩覃萬國

書斷自唐虞

向若剛定之際自无高世之明予奪之間未免後人之議於泛然數篇莫得其要領則後乎千載孰知其盛事惟其剪截以在我乃見傳流之有自

仁之為器重

反起正接

吾非立論太高而置是道於死傳吾非語人以難而肇群心之自沮以舜之聖也且博施之猶病以張之賢也尚並為之難與蓋善端所抱雖云此性之皆得自偽一膠解矣斯心之克舉所以行者莫能致也義兼迷於載經言之得无詘手訓亦垂於魯語

黃帝班示文章

吾非過為粉飾啓末俗之趨文吾非樂於紛更私一人之用智蓋亦居野處已存宮室之理羽衣皮服自有衾裘之意

周家忠厚成福祿

吾非斯於受祿而始務於宜民吾非必於介福而遂豐於肆祀蓋君心所存本死觀效之念而世德既久自有得天之理

全韻

欽皆建太平之階

一是一非

抑嘗考曰功曰道爭議是非或繁或和互言利害方衆論之不一在宸心之默會奈安國之謀屈於武帝而鄭公之疏從於唐太遂使化猶未廣謾云斯路之臻効欲必成不出所行之外

脩身則道立 方經

抑嘗究大學之本原探中庸之淵浩何專賢懷諸侯終始兼舉何治國平天下後先可攷蓋不親不聞首嚴謹獨之戒而如琢如磨曲盡自修之道豈不見極與避與仁之放機有所先推盡人物之誠端由此造

人君正心正朝廷 皆非

噫大學之道以誠為先春秋之文自貴者始奈何武皇惟多欲之累唐太有矜功之喜東朝何所而容轅下之議庭何地而使樂工之藹所以然哉誰之咎矣以至仁施徒外尚難容禁閤之臣慙德內多猶莫掩閤門之耻

舜歌南風天下治 皆非

朕有披襟以當大王之雄擊乎筑而為故鄉之志未離小己之為智烏識太平之所自謂楚人安得有此非與民同令沛邑習而和之不幾兒戲

賞罰死私如天地 皆非

彼孝宣之爾聖書以獲夫練最之優文帝之金錢以愧夫賄財之受政聲或減則恩必靳於相國與議靡容則刑豈私於元舅雖云自我而出然亦何心之有遠使當時議此聖推九塞之克後裔述茲得取能侔之厚

第六聯

如云所重詎容喪祭之加
八政以食為首

如令俾后肯云伊尹之愧予
責難於君謂之恭

若論阻飢敢後敬刑之命
秋毫母犯久懷父老之心
羽檄一馳已據全關之地
高祖舉秦如鴻毛

汝其敢往宣春台之勤渠
朕實不忘記屏間之姓字
天子臨軒問利史

僕事關農畝進亦與春官

如稱及賢能獻已死於星吏
萬民利害為一書將見

重夫刺史與當年乳保意
置彼學官示此日義方之教
太宗護民如子

故得 山河毓秀采宜帝者之定都
雲霧呈祥曾使漢運之靈氣
溫厚之氣盛東南

但聞列位競揚宣后之休
不見忠臣復蹈比干之死
事聖君元諫諍

房離告病嘗諫伐於唐宗
良寔居家亦定儲於漢祖
退思補過

如云好善未饒文武之前
若論措刑不在成康之下
輿議稱太平

鬼方必克宜遲商后之三年
中興日月可異

想流傳自孔理兼貴於始然
諒波及于唐文亦稱於良美
舒向金玉淵海

推而範俗備无僅者之為
孝文身衣弋綈
用以齊家衣蔑夫人之曳

未能忘武府兵益重於關中
儻欲崇儒文館復恢於殿左
太宗功德兼隆

縱不修文學亦先經最之儀
如有意表章教後詩歌之作

六經以禮樂為急

蕭規已就何妨曹相之耐醇
晉提既聞不覺謝安之履折

臣以安社稷為悅

嘉謀悉告由為身見而知之
謹說自消雖共錄不能塞也

舜闢四門

等而上也仰孝帝者之由仁
抑又次焉術突柏園之假義

用國義立而王

一再傳而得禹則尚可胎
千餘歲而有文謨猶正顯

堯舜之盛有典謨

一開阡陌詎聞秦俗之聊生
再變租庸隨元唐民之苦竭

周公自畝而徽

尚餘賈馬且知諷誥之可為
雖後成康未信頌聲之已寢

辭賦與古詩同義

雖發飛揚之諫第欲安劉
縱懷喜閱之心未忘私魯

雲行雨施天下平

想衣裳而御下聯繡紋之文

王位設黼辰

想刑清而簡燬先頓尾之嗟
諒民一以寧治淺小鮮之亂

漢網漏吞舟之魚

隼鏢寡於鴻鴈得其所為
譬口口於蒼蠅驅之而已

宣王內修政事

竊小攘雞之喻請以輕之
固殊碩鼠之舍刺其重也

什一去關市之征

教或登於周甫拜而受之
卓如底於虞朝拱而視也

王者以民為天

鴛鴦序朝已振於威儀
鳥哺鴈行人自申於孝悌

以禮為翼

第六韻終